

# 原野回声

■段晓燕

##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家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连队的第一天清晨,我跟着父亲他们去野鸭滩打芦苇,发现一只小狼崽陷入了芦苇丛中的沼泽。皮里娃抢先一步,小心翼翼地从小沼泽里拉出了它。小狼崽浑身颤栗着,低垂眉眼,耷拉着脑袋。皮里娃赶紧把它揣进怀里。从此,小狼崽就归他收养了。

傍晚掌灯时分,我们几个小伙伴去皮里娃的住处看小狼崽。它变了一副模样,对着我们龇牙咧嘴,不断发出嘶哑的咆哮,让我们不敢接近。皮里娃告诉我们:“它一整天什么东西都不吃,怪可怜的,想放了吧,又怕如果它找不到母狼,会饿死的。”说话时,皮里娃面带难色。

第二天,我们爬山丘、上树、跑马蹶、上蹿下跳,终于捉到几只麻雀,兴冲冲地跑到皮里娃住处给狼崽送食物。可是小狼崽仍然不吃不喝,头和身子紧挨地面,咆哮变成了低吠,浑身脏兮兮的,瘫软地趴在那儿一动不动。皮里娃用一个柳条筐把它扣在里边,给它取名玛利。

三个月后,放暑假了,我们依然惦记着小狼崽,不知它是死是活。可这时候,皮里娃已被连队分配到三棵树下田放羊去了。那里有连队的冬窝子,放羊的人一年四季都住在里面,还兼管连队秋末播种的旱田冬麦。

两年后的元旦前夕,连队为皮里娃准备了一间新地窝子。听说他要结婚了,娶的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。他回连队的那天,玛利就跟在他身后。两年不见,皮里娃胖了,黑了,却依然英俊。玛利也长大了,一身银灰色的皮毛,背上带着三条黑色直纹,肚皮微白,毛色发亮,健壮威武,精神抖擞。

连队的人都围在皮里娃的地窝子周围,与其说是参加皮里娃的结婚仪式,不如说是来看玛利。

那天,玛利出尽了风头。它不再咆哮,不再龇牙咧嘴,不再恐惧人群。它昂首挺胸,双耳直竖,还不时抖抖身体,前腿立起,后脚并拢,坐得笔直,双眼炯炯有神却又透着温柔,俨然是一个潇洒温文的“领地王子”。我们几个小伙伴走上前去,摸摸它的皮毛,碰碰它的耳朵,低声和它说着话。它也不时地对我们歪歪脑袋、眨眨眼,似乎没有忘记两年前我们初次相遇的情形。

就在这年早春,因为上一年冬季雪大,冰雪融化迟缓,地表的温度持续上升,翻浆的泥土带着冰碴和融雪,使整个原野变得翻江倒海,沼泽遍布。连队已断粮4天了,春播牲畜要加料,连队大小上百口人要吃饭,还要拉回种子以免耽误春播。父亲只好组织槽子车队,去场部突击拉粮。

连队离场部有30多公里,在冬季和春季道路更加难行,大多时候都是遇沼泽就拐弯,遇翻浆就推车,往返要一天一夜。初建场时没有路,路都是人们认准场部的方向蹬出来的。这一次,车队的人心急如焚,赶着马车又推又拉,只为了连队的男女老少不要挨饿,牲畜在春播前不要掉膘,拉回种子不要耽搁了春播。

早春的草原气候多变。天色渐暗,突然,狂风漫卷着雪花,劈头盖脸地横扫过来。车队没有停下脚步,父亲他们脱掉皮大衣,跳下车,手握缰绳,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。走到沼泽地边时,已分不清来时的道路了。就在车队犹豫之时,皮里娃越过父亲,把他的槽子车赶到前面。他回头对车队摆摆手,紧了紧头顶的皮帽,似乎犹豫了一下,随即挥动马鞭,拉着缰绳快步走进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中。玛利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。突然,槽子车重重地陷进了沼泽。皮里娃急忙转身,用

力抓住前轱辘使劲往上搬。还没等后面的车马跟上来,皮里娃和他的槽子车已经连人带马快速沉入了沼泽。玛利疯狂地嚎叫起来,跃身上去一口咬住皮里娃的衣袖死死不放。那架势就像一只猛兽捕到了食物,以命相拼。瞬间,玛利没有了声音,一切就这样消失在黑暗中。沼泽吞没了槽子车,吞没了刚做新郎没几天的皮里娃,也吞没了玛利……

大地被层层包围在雾霭之中,黑暗像山一样压向父亲他们的槽子车。一阵寂静后,父亲发疯似地丢掉手中的马鞭和帽子,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沼泽。马号班长马福有冲上前,飞快地抛出手中的绳索套住了父亲,车队的人屏着呼吸,齐心协力把父亲拖出了沼泽。寒风仍然在原野穿梭嘶鸣,雪霜厚厚地覆盖在粮车和车队人们的头顶、双肩以及后背上。大家跪下身体,把头深深埋向地面,哀悼奋不顾身前探路的皮里娃;也向玛利,这个勇敢而忠诚的“战友”致敬。在那人迹罕至的冬窝子,是它陪伴皮里娃度过了两年寂寞而艰苦的日夜。

第二天天亮时分,车队刚进连队,有几匹马就累得卧倒在地,再也站不起来。路口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人群。望着父亲浑身冰碴、满脸泥浆的样子和木讷的表情,我吓坏了,躲在母亲身后不敢上前。再看看车队的其他人,个个像泥塑,满脸凝重。突然,一声“皮里娃在哪儿”的尖叫声,划破了清晨宁静的大地,原野仿佛也响起了回声。父亲走上前,望着皮里娃的新娘,带着泥浆的泪水,像冰雹般大颗大颗跌落下来。我已明白发生了什么,连队人们的目光看向父亲和皮里娃的新娘,默默脱下帽子、摘下头巾……

皮里娃高大强壮的身躯,还有那只英俊的“玛利王子”,永远成了我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,流逝的时间和变幻的世界都不能把他们抹去。

我看见那些意志如钢的人们  
沿途给后人  
树起的血色路标  
如今没有变色  
如松柏  
身裹朝露  
长青不朽  
如墓碑  
枕着大地  
见证这片土地不屈的辉煌与荣耀

此刻,在缄默的群山畔  
我勾起一杯血色阳光  
逆历史烟云而上  
不是观光  
不是赏景  
而是坚信  
只有走上怀念的山顶  
才会看见共和国最曲折  
最悲壮  
最气势如虹的道路

## 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

风从雪山吹来

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  
它要把我的骨头吹响  
它要把我的眼睛吹瞎  
它让我的双腿难以前行  
它要向我英雄气概  
发起挑战

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  
它凶——  
它烈——  
它横——  
它铺天盖地  
仿佛失了理智  
吹得路途狼嚎鬼哭  
而我只要心中有光辉的圣地  
何惧怕这横扫一切的癫狂

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呵  
它展开了我巨大的联想  
于是我  
我沿着红军开辟的长征之路  
像战马仰天嘶鸣  
誓要横穿  
吃人理智的日干养大沼泽  
抵达远方那片热土  
延安

## 高原红柳

■冯彦宁

里环境艰苦,常说那里“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”。但我们有御寒的被装、温暖的帐篷、洁净的水源,红柳却独自顽强挺立在亘古荒原,没有营养丰富的土壤滋润,也没有高大的围墙房舍为它遮风挡沙。就这样,它撑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夜。

曾有战士想移栽两棵小的红柳到帐篷边养,却怎么都拔不出来。老兵告诉他,为了适应环境,红柳的根扎得很深,最深的能有30多米。于是,战士们心怀敬畏,从此断了移栽红柳的想法。我想,这样的树是不能在温室中生长的,它已见惯了烈日与风沙;正如温室里的花朵,必然感受不到广阔天地间每一次暴风骤雨洗礼的畅快淋漓。

茂密的红柳从根部分出十几个枝杈,虽然纤细,但它们抱团生长,经年累月,都长成了不容小觑的规模。远观,它们像一团火;走近,柳枝随微风摆

动。高山蓝天之下,那如虹之气真若高原勇士,在风中喊着震天的号子。

簇簇红柳在塞外边陲迎风招展,它们的根直入高原冻土深处,吸收着盐碱中的层层苦涩;它们不起眼的身躯,和一代又一代边防战士共同驻守着高原,在战士心中挺立成一幅精神图腾,成为点燃集体战斗力的一把熊熊烈火。战士们耐得住寂寞,红柳顶得住风寒,一样的平凡朴实却又生性顽强,一起和雪山大漠紧紧相拥。

看着红柳在风沙中舞动的身姿,我不禁轻轻吟诵:

高原红柳  
你把灿烂的生命之根  
扎在亘古荒原上  
如果不是深爱着这片土地  
你不会让枝叶和落日同色  
你燃烧得轰轰烈烈  
点缀了苍凉的高原  
温暖了战士的心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记忆的时光总是长满花朵。虽然离开部队已有快一年时间,我心中仍不时会激荡起那段在高原当兵的记忆。每当我翻开相册或是阅读我在高原写下的诗句时,总感觉一切就在昨天。

那是一个初秋早晨,一挂鞭炮在我家门前响起,乡武装部和村委会一行,将我的人伍通知书送到家中。当时,老家院子里坐满了人,都是来为我送行的亲友。

此前的一个深夜,乡武装部部长来电,在电话里他问我:“全县有10个名额去西藏,是特战部队,你想去吗?”我坚定地说:“去!”那段时间,我对未知的西藏充满向往。

离别总是难分难舍。在进城的车上,我尽量跟母亲避而不谈任何伤感的话。看着窗外变换的景色,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是母亲的生日。下车后,我与母亲在武装部门前道别。我张开双臂拥抱她,轻轻说了句:“妈,生日快乐!”顿时,我看见母亲泪流满面。

挥一挥手,我便与同行进藏的9名同年兵聚集在一起,合影、登车、出征。

我们的目的地在西藏军营。第一站,是兴义威舍兵站。在那里,武装部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顺利交接给了接兵干部。接兵干部是云南人,个头不高,说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短衫,左臂上印有“特种部队”字样的臂章很是醒目。兵站内,几百床棕垫铺在一个空房间的地板上,所有新兵靠墙躺在属于自己的棕垫上。在那个失眠的夜晚,我联想到了战场,甚至“马革裹尸”这样的词汇。

次日早起,我们登上火车,前往昆明;短暂停留后,再启程去成都,在西宁、格尔

## 心香一瓣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在湖南省衡阳市西郊有一片毗邻公园的整洁住宅小区。70多年前,那里曾是一个名叫宋坳的小村落。一小段青石板铺成的小路,连通乡间低矮简陋的茅草房。村民延续传统的耕作方式,很难满足温饱。

我的二舅宋选才1955年从部队复员回家后,担任宋坳村党支部书记。在任上,他组织党员,率领生产大队人员以手挖肩挑的方式改造红壤,将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一亩亩良田;他们开沟并垄,将小方沟深挖,开发成深水鱼塘。在党员群众齐心协力、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,村里鲜鱼产量逐年提高,各种蔬菜、瓜果源源不断供应城镇居民。特别是“宋坳香瓜”,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种。连年丰产延伸形成养殖加工等产业链,为大家稳定作业、增加收入打下了基础,村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。到2000年,宋坳全村农民都住上了新盖的“小别墅”。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,曾经贫困落后的村庄,终于焕发出全新的样貌。

2013年2月26日,二舅溘然长逝,

倍感压力。

半个月后,全营要到千里之外的滇东驻训。绿皮火车在途中行驶了一个多星期。火车车窗漏风,高原上寒风刺骨,这样艰苦漫长的旅程,注定难忘。抵达驻地,帐篷搭建完毕,我们在山野的寒风中持枪站岗,两人一班,守着一座山头。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5公里越野,然后构筑工事,要用锹镐等工具把黄土堆砌成棱角分明的交通壕。手心里的水泡最终变成老茧,久久不能恢复。我从小虽然在山乡长大,对大地和山川充满眷恋,但当兵前并没有体验过多少苦与累。驻训期间,我每天都在山野中奔跑,渐渐地,我将驻训地当成了故乡;驻训的日子,也成为我最怀念的时光。

后来,连长看我训练有了一定的基础,加上连部文书休假,便安排我去连部接手通讯员工作。虽然成了通讯员,但我从来不敢懈怠所有的训练。连长要求我“每天把连部的事情处理完,就要第一时间跟其他人一起训练”。在那些紧张而忙碌的岁月里,我写下许多见诸报端的诗歌。后来,我到军校学习进修,光荣入党,获得了许多荣誉。我想,经历了冬天的严寒,我终于看见了春天的花开。

在尖兵连,我们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战斗奔波;进行了推拉车辆、扛圆木、拖轮胎、搬运弹药箱冲刺等极限体能训练;在海拔5000米地域武装越野并承受高原泥潭的浸泡……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2023年9月,我从西藏退伍回到贵州。离开曾奋战的高原,我独自乘飞机抵达黔西南万峰林机场。远处,一条横幅映入眼帘:“雪域高原,火热青春;铁血军旅,芳华永恒。”那是亲友在迎接我的归来。我接受了鲜花与祝福。再回眸,当兵的时光在我心中不断翻起涟漪。

尽管兵之初的时光已然远去,但那些记忆,依然镌刻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# 回眸兵之初

■曾云

木几经辗转,才抵达拉萨火车站。

两台东风大卡车,把我们拉进一座营区。就这样,我们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新训。兵之初有太多值得怀念的时光,每一天无论多么苦累,我都会写下一些文字,记录训练和生活。那时候,我的体能偏弱,跑步总是跟不上同年兵,其他训练也大多垫底,但老兵们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、帮助我,才让我顺利度过新训期。

下连那天,气氛极其紧张,所有新兵列队站在操场上,等候进入未来的岗位。我被分配去了尖兵连。尖兵连是全团最优秀的连队,处处创先争优,我一

## 一位老兵的遗产

■廖家国

享年87岁。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,打开了他生前珍藏的一个木制小箱子,才发现里面用红布包裹着的,竟是11枚纪念章和本立功证书。

原来,把自己看作普通农民、一直默默无闻的二舅,还是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。二舅1947年参军入伍,在原54军134师400团3营9连连副排长,194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由原中南军区、第四野战军颁发的立功证书上清晰地记载着二舅曾参加“四战四平”、平津战役及茂名剿匪等战役战斗,多次立功。

后来,我又了解到更多关于二舅的情况。在“四战四平”中,二舅与战友们勇猛战斗。他用机枪横扫敌军,与战友们打退敌人数次进攻;在茂名剿匪的日子里,二舅与战友们战斗之余,积极帮助乡亲们收割水稻、挑水……

二舅曾跟随部队,跨过鸭绿江,入朝参战。白天,敌机狂轰滥炸,企图阻挡志愿军前进的步伐;夜晚,二舅随部队一起急行军百余里,饥饿时吃一把雪,咬一口干面疙瘩,风餐露宿在树林中、山沟里。听与二舅熟识的老兵说,有一次二舅与敌人拼杀后,昏死几天几夜,才从死人堆中爬出。

2018年6月,我去朝鲜旅游。抵达

平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——友谊塔时,晴雨相间,已近黄昏。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,缓缓走向一个山坡,来到友谊塔前献花。走进塔内,能看到四周壁画上有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黄继光、邱少云、杨根思等英烈形象。馆内桌案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册册《英雄烈士花名册》。

在友谊塔旁,我又想起了二舅。印象中,二舅生前身体并不康健,肺部的伤病时常让他感到痛苦。看着塔侧展现志愿军战斗英姿的浮雕,我仿佛看到在地动山摇、战火焚烧的沙场,二舅和战友们出生入死、奋不顾身的身影。

二舅生前生活节俭,一件衣服一穿就是10多年,常常补了再补。一床棉被盖了4代人,还舍不得丢掉。他从未穿过一双皮鞋,劳动时总是肩扛犁耙赤脚下田。在村支书任上,他还经常访贫扶困,拿出自己微薄的储蓄慰问特别困难户。那11枚纪念章和立功证书便是他的宝贵遗产。此时,我将11枚纪念章在绒布上码放整齐;东北人民解放军勇敢奖章一枚、和平万岁纪念章一枚、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……坐在桌旁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那段熟悉的旋律似乎又在耳边响起: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!



北伐北伐(油画) 中国共产党档案馆藏

郭润文作



长征

第6209期